

《佛教的宇宙人生觀》

前言：西門豹治鄴

講這個題目之前，我們先說一個故事。這個故事出自於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—〈西門豹鄴〉的故事。

西門豹是誰呢？他是戰國時代，魏國首都—鄴縣的縣令，地方父母官，就相當於現在的台北市市長。

魏國是戰國時代第一個稱雄的國家，國君就是魏文侯，是魏國百年霸業的開創者。鄴這個城市在（今河北省臨漳縣，靠近河南安陽），靠近漳河，毗鄰趙國，是軍事戰略要地。這麼重要的地方，應該讓誰來治理呢？他詢問宰相翟璜的意見，他推薦西門豹擔任鄴縣的縣令，魏文侯聽從他的建議，讓西門豹擔任鄴縣的地方官。

西門豹上任後，四處巡察了鄴縣，他發現地方上人煙稀少，滿眼荒涼，於是他就找了一些老百姓問是怎麼回事兒。

一位白鬍子老大爺說："這都是河伯娶媳給鬧的。河伯是漳河的神，每年都要娶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，要不給他送去，漳河就要發大水，把田地、村莊全淹了。也就是這個緣故，我們這民窮財盡。"

西門豹問："怎麼知道是河伯鬧的災呢？"

老大爺說："這是女巫說的。鄴縣的三老、廷掾（官員）們聽從女巫的話，每年都要向老百姓徵收賦稅，到處搜刮錢財，說是要給河伯辦喜事，硬逼著百姓出錢。他們每年都跟百姓要上好幾百萬錢，用其中的二、三十萬辦喜事，剩下的就跟女巫分了。"

西門豹問："新娘子是哪兒來的呢？"

老大爺說："每到為河伯娶媳婦的時候，女巫就四處行巡，查看到哪家有漂

亮姑娘，便說"這女子合適作河伯的媳婦"。馬上下聘禮娶去。給她洗澡洗頭，給她做新的絲綢花衣，讓她獨自居住並齋戒；並為此在河邊上給她做好供齋戒用的房子，張掛起赤黃色和大紅色的綢帳，這個女子就住在那裡面。每天給她備辦牛肉酒食。這樣經過十幾天，大家又一起裝飾點綴好那個像嫁女兒一樣的床鋪枕席，讓這個女子坐在上面，然後使它浮到河中。起初在水面上漂浮著，漂了幾十里便沉沒了。女巫就說"那是河伯把少女迎進門了"。

那些有漂亮女子的人家，擔心大巫祝替河伯娶她們去，因此大多帶著自己的女兒遠遠地逃跑。也因為這個緣故，城裡越來越空蕩無人，以致更加貧困，這種情況從開始以來已經很長久了。

老百姓們也相信女巫說的，他們也是害怕，怕"假如不給河伯娶媳婦，就會大水氾濫，把老百姓們都淹死"。

西門豹問："河伯娶了媳婦，是不是漳河就不發大水了？"

老大爺說："還是發。女巫說幸虧每年給河伯送媳婦，要不漳河發水還得多。"

西門豹說："照巫婆這麼說，這河伯還是靈啊！下一回他娶媳婦，告訴我一聲，我也去送送新娘。"

鄉人們都說："好"。

到了河伯娶媳婦的日子，河邊上站滿了人。西門豹真的帶著衛士來了。女巫婆和地方上的三老、官員、士紳們急忙迎接。那女巫婆是個老婆子，已經七十多歲了，背後跟著十來個女徒弟，穿著絲綢的單衣，打扮地妖裡妖氣地，在女巫後面站著。

西門豹說："叫河伯的媳婦過來，我看看她長得漂亮不漂亮。"

人們馬上扶著這個女子出了帷帳，走到西門豹面前。西門豹一看女孩子滿臉淚水，皺起了眉頭，回頭對巫婆說："不行，這姑娘不漂亮，麻煩巫婆到河裏對河伯說一聲，另外選個漂亮的，過幾天送去。"話剛一說完，就叫衛士抱起巫婆，

把她投進了漳河。這巫婆都還沒吭氣呢！一下子就被拋到到河裡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，西門豹說："巫婆怎麼去了那麼久還不回來？叫她弟子去催催她！"又把一個徒弟投進河裏。又過了一會兒，西門豹說："這個弟子為什麼也這麼久？再派一個人去催催她們！"又拋一個弟子到河中。總共拋了三個弟子。還是一點音訊也沒有。

又等一會兒，西門豹說："看來女人家辦不了事，沒辦法把事情稟報得清楚。不好意思，勞駕三老，請你們替我去說明情況。"又把三老拋到河中。

西門豹插著簪筆，彎著腰，恭恭敬敬，面對著河站著等了很久。地方廷掾們等在旁邊看著的都驚慌害怕，一個個嚇得面色如土。西門豹說："巫婆、三老都不回來，怎麼辦呢？"回頭衝著廷掾們說。

這些人都嚇得在地上叩頭，而且把頭都叩破了，額頭上的血流了一地，臉色像死灰一樣。西門豹說："好了，暫且留下來再等他們一會兒好了。"

過了一會兒，西門豹說："廷掾們可以起來了，看樣子河伯留客要留很久，你們都散了吧，離開這兒回家去吧。"鄴縣的官吏和老百姓都非常驚恐，從此以後，不敢再提起為河伯娶媳婦的事了。

嚇都嚇死了，西門豹用群眾的生命來喚醒群眾。他深諳中國人的性格。像戊戌六君子譚嗣同，在戊戌政變後被補，他亦希望以血喚醒國人變革的希望，於是慷慨赴義。他步往刑場時，作《絕命辭》一首：「有心殺賊，無力回天。死得其所，快哉快哉。」譚嗣同想用一腔熱血來喚醒自己的同胞，可是我不得不對譚先生說：「你太不瞭解你的同胞了！你的拋灑鮮血之時，喚不醒你深愛國土的同胞」，麻木的國人只能爭相看熱鬧。正如魯迅先生的寫的，「蘸著你鮮血的饅頭做藥引，補補身子」。他們只能用自己的鮮血喚醒自己！

西門豹就深諳這個道理。多少少女被拋下漳水，鄉民們不支聲，等到縣令不曉得什麼時候會派你去給河伯通報消息以後，國人的良知馬上就被喚醒了，只有

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中國人才會展現這麼高的覺悟。從此之後，地方上馬上移風易俗。

西門豹用了這麼以毒攻毒的辦法，消弭了地方的陋習。接著西門豹發動老百姓開鑿了十二條大渠，把漳河水引到田裏，灌溉莊稼。這是大的水利工程。在現代有機械化的機具，在古代那都是要徵集民工的。老百姓看不知道開渠有什麼好處，對政府的工程的勞累感到厭煩，就不太願意，發牢騷。西門豹聽說了以後，就對身邊的人說：（民可以樂成，不可與慮始。）"老百姓可以和他們共同享受成果，一起歡樂，沒辦法和他們一起考慮決策。現在父老子弟雖然討厭我，給大家帶來了辛苦，但期望百年以後父老子孫會想起我今天說過的話。"

結果，一直到太史公寫史記的年代，百姓們還一直受到西門豹修的渠的好處，地方的父老們也因此富裕起來。

西門豹來了個將計就計，用「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」的計策，利用地方上"獻祭"這種陋俗，將計就計，揭穿了「河伯娶妻」的這些利益集團，斂財消災的把戲，智懲了巫婆和三老。讓民眾不再受害，是大快人心啊！

文化的根源：宇宙觀

西門豹為什麼不怕河伯發怒？因為他知道河水泛濫那是一種自然現象，水太多，河道容不下，所以就淹漫了農田和城市；而不是河伯的發怒的關係。鄉親父老們不懂這個道理，所以就被女巫、豪紳、不肖官吏們愚弄。

所以，如果，我們對身處環境、對於這個世界有正確的認識，我們就容易判斷是非對錯，在這個前題下，我們才能真正的趨吉避凶或得幸福。

古人沒有現代科學的觀念，對這身處的世界充滿著好奇，這種好奇不是那種吃飽了沒事幹的那種。我們想要了解這個世界，乃至想要了解自己，就是要從中得到一個簡單、道破機關的法則。有了對事物有了正確的認識，我們才能避開危險，控制災難和決解問題，隨著人們應對這世界的技術慢慢進步，我們相信、或

是認識到的法則，也教會了我們一套價值體系。

從古老傳承下來的知識中，我們總結了先人的智慧，當我們仰望著古人同樣仰望的星空，我們很確定知道什麼是對的，什麼是錯誤的；對的觀點和作為，招來幸福的結果，那就是善的，就是好的；招來自己和他人痛苦的，那就是惡的，有罪的。這套價值體系內化到我們心靈，就是道德；道德維繫著我們的社會、制約著我們的好惡和喜怒，這種價值體系代代相傳，就形成了我們的民族文化，而這些文化傳統的根源，就是來自於我們的宇宙觀，也就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解釋和看法。

古人樸素的宇宙觀

好比我們剛剛說的「西豹門治鄴」的故事，現代人聽起來很荒謬，覺得古人好好騙。獻祭那麼殘忍，怎麼鄴城好幾千人的百姓們，沒有人覺得這是不對的呢？或許知道裡頭有鬼，可就沒有人起來抗拒？當然可能就是民族性格，中國人都有一樣的毛病，就是麻木和冷漠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，"反正選的不是我家，選到我再說"。

但另一方面說，為什麼不能抗拒女巫的說法，那是因為我們心裡頭有疑惑："你怎麼知道女巫說的不對？""你怎麼就知道沒有所謂的河伯？""萬一真的有河伯呢？"你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，沒有一個堅定的信仰，就沒有抗拒"邪說"的精神武器，所以最多只有怯懦地逃亡。

反過來說，如果你有一種信念，一種信仰，就像西門豹有現代科學的信仰，他相信自己對客觀自然現象的的認識，所以他將解決問題的方向，朝著水利工程的方向來思考。他不相信這世上有鬼靈，所以當然不相信獻祭能夠解決問題。西門豹能夠抗拒這群神棍"以神之名"的威嚇和剝削，就是來自於他相信自己對自然現象的解釋，他認識到的就是一種科學的宇宙觀。

那麼究竟鄴城的百姓，為什麼會相信"河伯"這類的神靈呢？或者說，"不敢

懷疑"河伯"呢？要知道鄉人們為什麼屈從於"神靈作祟"的說法，那要先知道一般人是如何解看待這個世界，如何解釋這個世界，也就是鄉人們的"宇宙觀"是什麼，才會明白，為什麼他們容易相信女巫的說法。那麼，古人怎麼看這個世界呢？

《禮記·祭法》：「山陵、川谷、丘陵，能出雲為風雨，皆曰神。」

這句話是說：在山嶺、山川、丘陵、峽谷中，能騰雲駕霧呼風喚雨者，都因為有神靈的關係。

從這一段話，我們就知道，古人相信風、雨這些自然現象，都是來自於神靈。為什麼風和雨是神靈在背後操縱呢？這是根據古人對自己生命的觀察而來。為什麼我們能夠走路、吃飯、工作呢？因為我們有「神」（靈魂），就是有這個「神」，古印度人稱"阿特曼"，就是"神我"。因為有靈魂、神我，所以這個肉身能夠表現出種種的生命現象。人的精神、魂魄、意志及思考、希願、智慧...等的精神活動，還有身體的成長、運動、感覺，這都是神靈發動的。

同樣的，打雷、下雨、地震...這些自然現象，這些活動（就像一個人的生理、精神活動一樣），也是神靈所發動的。人的神靈，就是我們的靈魂；天地萬物也有神靈，所以才有風雨、雲霧的活動，這天地間的神靈，就是我們稱為河伯的東西。

個人的神靈主宰自身，而天地也有神靈主宰世間的一切。

古人的這個觀點，讓我們相信"河伯"這類的概念。不管是對我們自己的生命，或是有同樣生命力的宇宙，在我們在意識中，便存在著——"神靈"這樣的信念，對它無庸置疑。也就是因為這樣，所以對河伯作祟的說法，毫無抵抗的能力。

因為有這個錯誤信念，所以鄴縣喪失了他們的幸福，麻木、迷信（沒有理智）的社會，談不上正義、仁愛；同時也毀掉了自己人性中的美好，像"側隱之心"這類人皆有之的脈脈溫情，也都談不上了。

幸福來自於正確的宇宙人生觀

探討了這個故事我們發現，我們怎麼看待這個世界，那不是沒有意義，吃飽了閒著，不切實際的問題。我們的價值體系，道德觀念，民族文化，都來自於我們的宇宙觀。若是對我們的宇宙，對我們的生命（人生），有正確的認識，那麼我們就能夠有正確的價值觀、道德觀，就能如理地趨吉避凶，就能得到真正的幸福。

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來談談佛教的宇宙人生觀的目的。佛教認為我們的宇宙（世間），或是我們的生命，都是按緣起的法則而有的。

所謂的"緣起"，這是一個比較深奧的概念。簡單的來說，佛教認為不管是世間的現象，或是生命現象都是彼此相依相待而存在，而不是由一個像"神靈"這樣不變的東西所推動的。

有關緣起的觀念，那必須要花更多的時間，才能夠解釋得清楚。我們今天不談這個法則，而是要談在佛教中介紹的世界。

我們可能認為我們知道這個世界、這個宇宙是怎麼一回事了。真是這樣子嗎？

前一陣子"航海家一號"（Voyager1）才剛離開太陽系，這是有史以來，人類離開地球最遠的飛行器，自1977年9月5日發射，以每小時61,452公里的速度前進，至2012年6月為止，花了35年，走到太陽系的邊緣，這個地方距離太陽179.1億公里。科學家說它要花四萬年的時間，才會走到下一個星系。人類花了35年，才知道像芝麻點大的空間。四百多年前，人類有了望遠鏡，直到近一百年，才有現代天文知識的產生，在此之前，人們還相信這大地是一塊平板，而地板下是一支駝著大地的烏龜。如果你在四百年前對人家說，這大地飄在虛空裡，那你大概會被認為是瘋子。

什麼叫宇宙？「四方上下曰宇，古往今來曰宙」。時間和空間的總合就叫做宇宙。

我們人類的飛行器第一次飛出太陽系，花了35年，太陽系對這個宇宙來講，那是滄海之一粟。

我們生活的世間，它像什麼樣子呢？基督教的聖經提供了我們這個世界的面貌，聖經給我們的解說，還是說這宇宙的背後有一位神，儘管在概念上很像河伯，但祂比河伯還要偉大的多，這位唯宇宙間唯一的神靈創造了世界。向祂祈求恩寵與救贖的方法，也比獻祭要文明的多。但我們還是不能夠滿意聖經裡頭給我們的答案，因為其中有許多的觀點與現代科學的發現是不吻合的。

從佛教的宇宙觀中尋求智慧

人類的知識有限，我們從科學中得到證明的事情，在無知的茫茫大海中，只不過是個小島。我們又不能放逐自己在迷惑中漂泊，那就意味著，我們不知道什麼是價值，什麼是對的，什麼是錯的，什麼是善，什麼是惡，什麼是有益的，什麼是無益的；那我們將無所適從。而這正好是現代人的心靈特徵，物質雖然很進步，但是精神上很空虛。

人生在世，我們總得要確定一種信仰，那麼我們才知道應當怎麼樣處身立世，知道什麼是有益的，什麼是無益的，什麼是對，什麼是錯，知道怎麼樣才是有義意的人生，什麼是幸福，什麼又是獲得幸福的方法。提供宇宙人生的答案的，只有佛教能符合現代人的科學精神，甚至還超過了現代科學的眼界。

以下我們就來說佛教是如何介紹我們身處的世界。

1. 須彌山與四洲說

佛經上說，一個日、月，就形成一個世界，每一個世界最下層是風輪，風輪之上是一層水輪，水輪上是金輪，金輪上就是山川、海洋、大洲。而須彌山就是這個世界的中心。

須彌山被大鹹水海圍繞著。在須彌山的四方海中有四大洲：即南閻浮提，東毘提訶，西瞿陀尼，北拘羅洲。這四大洲就是人間，其中居住著不同的人類，之

間完全隔絕，互不相通。

根據經典的描述，各洲各有特點，例如：西牛貨洲以多牛、多羊、多珠玉為特點。東勝神洲的特色則是土地極廣、極大、極妙，所謂極妙是指土地肥沃。

北俱盧洲的人沒有膚色、種族優劣之差別，也沒有悲傷啼哭，但這裡是佛法中視為八難之一的地方，因為這裡只有純物慾的享受，而缺乏崇高的精神生活。

而我們南瞻部洲的人，最大的特點，則是有無數的慾望，所以能造種種善、惡業行，但也由於具有思惟能力、慚愧心，所以能修行，當然最重要的，還是因為具有**憶念**（憶念過去，保存歷史經驗，思考、推理能力）、**梵行**（清淨高尚的行為，牲犧自己完成道德理）、**勇猛**（為了達到目的能忍耐，精勤勇猛的去做）心三種特性。這是南瞻部洲人的特點。

南閻浮提：就是南瞻部洲，就是我們居住的地方。這是四大洲。

日與月，旋繞於須彌山的山腰。圍繞著須彌山，還有七重山，七重海，一層層的圍繞；最外有鐵圍山，為一世界（橫）的邊沿。

須彌山由金、銀、琉璃和玻瓈（並非玻璃，而是類似水晶），四寶構成。須彌山深入大海，海拔非常高，有**84000**由旬。**1**由旬大概是現在的**13**公里，這麼說來須彌山就超過地球了。

須彌山頂，有忉利天，是天人住的地方，山頂很寬廣，有一萬由旬，這個天有三十三個天國，所以叫做「忉利」，就是三十三天的意思。中間就是佛經上常常看到的帝釋天，天主就叫做帝釋，他居住的地方叫善現城。

山中間，四方有四嶽，即**四大王眾天**的住處。這是佛經中說的距離人間最近的天神，叫四天王天。這四嶽，中間各住一位天王，各護一個洲的天下，所以佛經中又稱他們為護世四天王。

在漢傳佛教的寺院中，第一重殿是彌勒殿，這護世四王就列於兩側，所以也有稱第一重殿為天王殿的。在地方的寺廟，道教的宮廟裡，就把這四天王畫在門

板上。

佛經中講的欲界天共有六天，第一是四王天，第二就是忉利天，這二個都叫做地居天，再往上就是空居天，分別是夜摩天、兜率天、他化天、他化自在天。

這樣的世界，與現代所知的世界不同。天人的存在不是我們知道的，這就不說了，我們居住的世界有須彌山？地球上沒有這麼高的山嗎？按經典上的說法都已經超過地球和月球的距離了。

須彌山指的是什麼呢？

(1)銀河系的中心

經典上說太陽、月亮繞著須彌山的腰旋轉，根據這個特徵，依現在天文學知識告訴我們，太陽、月亮...整個銀河是圍繞著銀河系旋轉。所以就有人推測，經典說的須彌山系即一個銀河系，須彌山就是銀河系的中心。

南瞻部洲就是我們居住的太陽系，那其他三部洲呢？那就是其他的星系了，在現代的天文學還不知道是不是能與這個說法相互對應上。

經典上還有一些描述也支持這個說法，如：銀河系從里到外一層一層的星雲，就很像須彌山周圍的七重香水海，周匝圍繞的特征。從銀河系中心向外的四條旋臂也很像須彌山角的四條河流。

但也有很多與須彌山不符的地方。如經中描述的須彌山是依地而起，但根據天文學的計算，銀河系的中心應該是黑洞，如果它就是須彌山，那就不會是依地而起了。

還有，日、月圍繞銀河系中心旋轉時，日、月必須是以太陽系為單位，將它們看做一個整體才能成立。而且一個世界指的是一個日和一個月，但太陽系有一個恆星，其他有十大行星，如果行星是指經典上說的"月"的話，那就不只一個，這也與現代天文知識不符。

(2)一個世界指的是太陽系

所以又有人作另一種解釋。

根據一個日月構成一個世界的特點，又有人推測經典裡說的世界，指的是太陽系。那麼，四大洲就是水星（東勝神洲）、火星（西牛貨洲）、地球（南瞻部洲）和金星（北俱盧洲）；地球當然就是南瞻部洲。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、海王星，這四個行星就是四大天王天。太陽就是經典上說的忉利天。

持這個看法的人提出一些和經典相符的天文知識，譬如說，須彌山是由四面四種寶組成：金（北，映照北俱盧洲，金星）、銀（東，映照東勝神洲，水星）、玻瓈（西，映照西牛貨洲，火星）和琉璃（南，映照南瞻部洲，地球），這四大洲的顏色和經典上說的四寶所映照，似乎是非常吻合的。

但，經上說太陽繞行須彌山，現在說太陽就是須彌山山頂的忉利天，這就不合了。

所以，就須彌山的解釋就有很多的解說，至今仍是佛教學中的謎，

(3)歷史學的解說

一些開明的看法（如日本佛學學者、印順導師、聖嚴法師），說是出於印度古老的傳說，這是古印度人的世界觀，就好像中國人的"天下"這樣的概念。須彌山就是喜馬拉雅山，依這個全球最高的山脈，把世界分成四部分，就是四大洲。

南瞻部洲指的是印度大陸。北俱盧洲就是印度大陸北部的中亞地帶，他們是游牧民族，與經典上說北俱盧洲沒有家庭組織，沒有私有經濟，近於原始社會，這不就是以游牧為主的部落社會形式嗎？

這一觀點符合歷史學家對各種古老傳說研究的規律，若是古印度人對世界的觀點，那許多不符現代觀察，那就不足為奇了。

但佛陀為什麼要說明一個不正確的世界圖像呢？持這種解釋的學者，也提出

了他們的看法。他們認為：

佛陀在世時，僅是借用傳說來闡明佛法，佛陀是宗教家，不是天文學家；天文地理的知識，佛陀是隨順當時印度人所知道的世界情況而說的。經典中對世間所作的說明，不是佛陀主要的目的，佛陀的目的，是利用須彌山的傳說引人離惡向善，斷惑證真。所以，經典中的宇宙世界，並不一定是照著佛陀知見說的，而是隨順我們凡夫的知見。

這就好像是母親要小孩吃藥，但小孩不吃，只顧看著天上，說烏雲中的月亮跑得真快。這時候媽媽不必要糾正他的錯覺，因為他還不能了解「雲駛月運」的道理。就算說了也是白搭，小孩怎麼知道"錯覺"是什麼，越解釋反而越糊塗了，所以媽媽倒不如順著他說，"是啊！月亮跑得真快！"然後勸他趕快把藥丸如下。這在佛法中稱為善巧方便。

如果佛陀生於今日，或是生在別的地方，譬如中國，那麼佛陀可能就會說「天圓地方」。佛陀所說的世界情況，是隨順當時候人們的世界觀說的。如果你把他看成天經地義，那就會有問題了。

另外一點，根據佛教經典成立的歷史來看，經典都是根據佛陀的開示，經過弟子們的記憶、傳誦、整理、編輯、組織、解說，慢慢形成的。有觀世界的情況也符合經典成立的規律，佛教世界觀是「佛陀引述當時的天文知識，再由後人推演組織完成」。

像這些宇宙世界的知識，是從《長阿含》的《世紀經》中說的，佛陀為什麼講這個呢？在序分中明白講到，這是弟子們聚在一起議論世界的形成，佛陀才告訴他們世界的情形。另外一部論典《立世阿毘曇論》中，也是在講述世界的形成，論中說：有關世間的形成，是「佛婆伽婆及阿羅漢說」。從這兩部經論中，我們可以知道，佛教世界觀形成，裡面包含了佛說的，還有弟子們說的成分，經過很長的口耳相傳的歷史，最後由佛弟子討論組織，以文字保留下來。所以，佛教世

界觀不是一個時代，一個人的觀點。這是第一，第二：

古老的傳說，含有事實的成份，也有想像的成份。就好像中國古代傳說的「蓬萊三仙島」，這個海上神山是有事實根據的，現代人相信古代的齊人靠海，見過海市蜃樓的奇景，這不是幻覺，是真實的光學現象。但說上頭有不死的神仙，還有令人長生不老的仙丹，那就是想像的成分了。佛教中的世界觀也是一樣，我們只要取有事實根據的部分，辨別想像的成分，這樣才能給予經典合理的解說。

這個觀點非常可取，但這畢竟是用現代人以有限的知識所解說的。歷史學家不一定能解說每個古文明的過去，譬如說金字塔。何況是宗教經典上記載的內容。或許也有可能哪一天天文學進步了，真的指出宇宙間的須彌山，那也說不定。在我們尚未究明真相之前，存疑是比較安全的態度，須彌山的問題，暫且擱置一邊。我們要把注意力放在經典中描繪世界的科學精神，還有這樣的世界觀、宇宙觀，如何引導我們向於人生歸趣的部分。

2.三千大千世界說

大千世界是佛教說明世界組織的情形。每一小世界，就是我們前面說的，以須彌山為中心的一個日、月系統，為一個小世界。小世界的範圍：上自色界初禪，下至大地底下的風輪，其間包括四大洲、日、月、欲界六天及色界梵天，向下還包人間、地獄等，這叫一小世界。梵天王就是小世界之主。

一千個小世界，稱為小千世界。一小千世界，具千日、千月、千須彌山、千四大部洲、千六欲天、千梵天。

一千個小千世界，稱為中千世界，具百萬日月、百萬須彌山、百萬四大部洲、百萬六欲天、百萬初禪天及千個二禪天。

一千個中千世界，稱為大千世界，具十億日月、十億須彌山、十億四大部洲、十億六欲天、十億初禪天、百萬二禪天及千個三禪天、千個四禪天。

大千世界，是由三次千數的累進而成，所以稱為三千大千世界，其實只是一

個大千世界而已。這一層層組合的三千大千世界，稱為娑婆世界。而一個大千世界是一佛的化區，所以釋迦世尊稱為娑婆教主。這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系的全貌。類似這樣的世界，無量無邊。

由此可見，佛教的世界觀，是多麼的廣大，而又非常合乎近代天文學的觀點。

另外我們看，眾生的數目欲界眾生多，色界的眾生少，無色界那就更不用說了。一個大千世界有百萬二禪、十億初禪，但只有一千個三禪，一千個四禪，這告訴我們我們欲界想要修成色界的禪定，那是非常困難的。但如果你到一個禪修中心，聽說某某人是初禪，那人是二禪，...怎麼那麼多禪，這麼巧都在同一個禪修中心裡。各位想想那可能嗎？那是不可能的，這不符比例原則。

我們看經典上描述的色界天的天人，要生到色界天的條件，這些天人是非常清淨的，沒有淫欲，也不再貪戀世俗的物欲。德行方面，慈悲博愛的精神，非常高尚。以德性為基礎，還能達到精神的專注統一，這才成就禪定，命終之後才往生到色界天去。

經典上說"善所緣心一境性"，就是要以戒為足（不光是持齋少欲知足而已，更重要的是，戒的內涵包括了高尚的道德，有了這道德基礎），再加上精神的統一，這才能成就禪定。你看看自己周遭，從小到大，你見過清淨純善的人沒有？對不對？台灣也有一位陳樹菊，世界也有一位史懷哲，德蕾莎修女。那就更不用說誰得了禪定了。

所以，我們聽說那裡專門出產得禪定的仙人，我們就要思考一下了。往好處想，他們也不是存心騙人，純粹是錯認自己的境界，沒到禪定，但以為自己已經得到了。自己錯了還去印證別人也得到禪定了，就這樣造成了一堆誤會。這是我們要注意的。

就說真的有一個禪修中心專門出產貨真價實的仙人，就佛教來講，禪天是八難之一，那裡的眾生受定樂所蒙惑，陶醉於深定的內樂之中，愈是著於定，佛法

就不入心，這是不能與解脫道相應的。所以經典上說長壽天是八難之一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佛教徒對禪定應該是「修天不昇天」，這不是佛教徒的歸趣。但現代的佛教徒談修行，好像只能打坐、念佛，不做這些事好像就不是在修行一樣，這是把修行定義地太狹太偏了。你持戒、行六度、行四攝，去布施，去聞思修教典，這怎麼就不是修行了呢？

3.成住壞空四劫說

前面說的是我們這個世界空間上的解說，接下來就是這世界在時間上的解說。這世界的過去和未來是什麼樣子的呢？

以世界成立、持續、破壞的過程，觀察宇宙轉變的狀況，分為成、住、壞、空四期，世界就是這樣不斷地生成、壞滅，再生成，如此無窮地循環不息，周而復始。

成住壞空，每一期是多久的時間呢？佛教計算時間的單位稱為「劫」。這個觀念也是古印度就有的，佛教沿用了這個觀念。

劫，分成：大劫、中劫、小劫。

小劫：依我們地球的人壽計算，從人類八萬四千歲的長壽，每一百年減短一歲，減至人類的壽命僅有十歲時，稱為減劫；再從十歲，每一百年增加一歲，又增加到人壽八萬四千歲，稱為增劫。如此一減一增的時間過程，總稱為一小劫。

以數學方式來計算，一小劫等於 $(84000 - 10) \times 100 \times 2$ 即一千六百七十九萬八千年。

中劫：經過二十個小劫，稱為一個中劫，共計三萬三千六百萬年。一個中劫就是世間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的四大階段，每一階段的時間。

在這四大階段中，唯有「住」的階段，可以供人類生存。初「成」的階段是

由氣體（風輪）而液體（水輪）。再由液體而凝固（金輪），這個「成劫」是世界最初形成，還不適合生物的存在。

經過二十小劫後，到了「住劫」，漸漸形成山河大地，還有生命形態。這些生命哪來的呢？根據經典上說，人是從光音天來的，不是從無生物中偶然產生的，也不是上帝創造的。

住劫中人類的文明發展，是在一增劫一減劫中反覆進行，增劫的時候，人壽長，道德進步，是文化發展的時代；減劫就是文明沒落的時代。一增一減叫一小劫，人類要經過二十次這樣發展和沒落的軌蹟，住劫才結束。

過了「住劫」，這世界就到了「壞」的階段，這個階段，世界都在劇烈的破壞之中。劫壞時，世界出現七個太陽，起火災焚燒至色界初禪以下，皆成灰燼。次起水災，二禪以下，皆被漂蕩殆盡。最後起風災，吹至三禪，這就是劫末的火水風災。這個過程經二十小劫，其中有四十九次大火災，七次大水災，一次大風災之後，我們的世界便歸消失。

前一陣子熱門的"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"預言剛過，怎麼佛教也預言人類的滅絕嗎？不是的，佛教說的劫末，並沒有眾生居住。經典上說的劫末大火，那是在增劫時，欲界的眾生都修禪定，全都往生到二禪以上，所以欲界就空了，沒有眾生居住了，所以世界就壞滅了。所以，劫末的災難，沒有人會碰上。

壞劫終了，「空」劫開始，除了色界的第四禪天還存在外，其餘的欲色、色界的初禪二禪三禪天，都已毀壞，世界進入長期空洞狀態中，再經過二十小劫，另一新的地球便又逐漸形成，進入另一期的「成」的階段。

佛教把這成、住、壞、空的四大階段，稱為四個中劫，分別稱為成劫、住劫、壞劫、空劫。

大劫：經過成、住、壞、空的四個中劫，便是一個大劫；換句話說，們這個世界的一生一滅，便是一個大劫。共計兩百六十八億八千萬年。

大家也許要問：我們的地球還有多長的壽命呢？

住劫共有二十小劫，目前是在第九小劫的減劫時期。打個比方，如果地球的「住」劫壽命是一百歲的話，那麼，如今的世界，尚在四十五歲的階段。所以，請大家安心地生活下去，不用擔心基督教所說的「地球末日到了」。

經典上說了，當眾生道德增長，地獄自然空盡，因為不造地獄業了。乃至餓鬼畜生也都沒有，這時候的人都能得二禪，命終之後都到二禪去了。這時候才開始劫末大火，大火焚燒的是沒有眾生的器世間。眾生都往生三禪了，大水才淹掉二禪天。最後都到四禪，大風才吹毀三禪。經典描繪了一個光明的未來。

但，"無常"是佛法的真理。等眾生的禪天的壽命終了的時候，器世間又開始形成，禪天的眾生投生到欲界來，又開始人類的減劫。一增一減，周而復始。

在每小劫的減劫減到十歲的壽命之前，都有疫癘（疫病）、饑荒、刀兵的三災降臨人間，這是由於減劫人心的日益墮落造成的，這三種小災是局部性與暫時性的，人類雖將死亡慘重，但不會消滅。

雖然這樣，經典上還預言了一件最有義意的事：在此以後的十個半小劫之中，就是住劫的後半段，會有九百九十六位佛陀，將在我們的地球世界成佛。

今後第一位來此成佛的，就是彌勒佛，所以佛教稱彌勒為「當來下生彌勒尊佛」。彌勒下生地球成佛，是在第十小劫的增劫人壽八萬歲時，大約距離現在是五十六億年。各位如果覺得太久了，可以學學玄奘大師，發願往生彌勒淨土，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兜率天。等到彌勒菩薩到世間成佛之後，隨著菩薩到人間成就聖道。

佛教預見人類的未來是美好的，那是一個科技文明發達，人們崇尚理智、道德高尚，大家都過幸福生活的時代。儘管在此之前，中間還有許多的劫難。等一下在"人類社會的演進"中，我們還會講到。

佛教的預言我們的未來是光明的，這樣的世界發展的歷史觀在長時間鼓舞者

人們，特別是在戰爭頻仍、政治黑暗、道德墮落的時代。光明的社會，迎來下一位佛陀在人間出世。世界上沒有一種信仰如同"彌勒信仰"一樣，總在苦難時期能凝聚廣大群眾的力量，對當權者大聲提出建立"美好社會"的要求。廣大被奴役的群眾，本來是烏合之眾，一盤散沙，是什麼力量把他們凝聚起來的呢？就是彌勒信仰。

我們從歷史中曾經發生過的，大規模群眾運動中，我們才領略了宗教和信仰的力量，這力量是如何地改變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世界的。近代的革命則是一種主義或主張，但這都不比宗教的力量。

中國的君主專治制度，一向很小心很細膩地處理思想的問題，所以這種賦予群眾運動正當性的思想，對君主來說，無疑地是一種威脅，所以在中國只能信仰儒家思想。其他，像佛教，特別是彌勒信仰，就被當局小心而細緻地拉攏、管理和控制著。

我們舉一個例子，中國農民革命中，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朱元璋，他舉的革命大旗，就是以彌勒菩提的信仰為名。中國的四大菩薩（觀音、普賢、地藏、文殊）都有道場，但彌勒道場我們就不太聽說過。事實上，在盛唐以前，彌勒信仰是非常普遍的，就像現在的觀音信仰一樣。

彌勒菩薩的道場在中國寧波。這地方原來不叫寧波，而是"明州"，明州、明教，這都和彌勒菩薩有很深的關係。朱元璋打著彌勒的旗號革命成功了，當然不希望別人再利用彌勒的旗號推翻他的政權，所以就把這個地方改為"寧波"。這個意思就是叫大家把美好社會的意識早早地平息下來，不要老是覺得不滿，要對君王感恩戴德才對。老百姓只須要忠君意識，不要民生，更不要民主意識，事情由皇帝、官僚來為民作主就行了。所以，不要叫明州了，改成寧波，社會按階層各安其位，這就風平浪靜，和協社會才是美好的。

中國的君主專制很有遠見地，也很有警覺地處理思想的問題，這說明了宗教

和信仰的力量，不是消極而無力的，它是個人的完善，而更是群體社會的完善，宗教能夠激勵和促進發展的力量，所以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消極。

一般人誤認為佛教是厭世、消極、反人生的。宗教的修行就是要青燈伴古佛，我們怎麼對佛教的印象是這樣呢？這是君主專制下塑造的宗教形象。宗教思想的作用，比我們印象中的，還要大得多。

因為真正的宗教精神是極積的在社會中從事宗教實踐，好比玄奘大師，一生的經歷，他的譯經事業都還影響著現代的佛教徒。想當時玄奘大師一人，只是唐朝的偷渡客，但他卻完成了一國的外交任務。什麼力量促使玄奘成為玄奘？就是佛教的教義，啟發了人們去追求真理，去對人生圓滿充滿希望，憑著這樣的信念，就能勇往向前，「乘長風破萬里浪」。這是宗教思想所培養出來的力量。

就憑著這樣的信念，玄奘大師，跟你我一樣，都是肉體凡胎，能夠捨身求法，命都可以不要，為得是追求佛法的真義。

你光是唱唱讚佛偈，那不行。真正的信仰，還是從思想而來。不是靠一點宗教情感就能培養的。

就好比說，怎麼樣培養愛國情操呢？你讓小孩子每天唱國歌，他就能愛國了？不是。你必須教他本國的歷史，告訴他我們有悠久的歷史，有發達的文化，有光榮的歷史，我們國家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法治，人民在這塊土地上生活有尊嚴，你必須教他這些，他自然而然地愛這個國家。

佛教也是一樣，必須要深化，不光是在莊嚴的法會上下工夫，你必須從理智上去認識到佛法就是真理，這樣的信仰才是真實的信仰。光有點宗教情操，在法會上感受到的肅穆，或者禪座上感受到的輕安，這些對於真正的佛教徒來說，是不足的。

一千五百多年後的今天，中國和印度的關係，是劍拔弩張，如果現在有像玄奘這樣的人多好，藉著宗教的渠道，兩國可以交流，可以親善，消弭兵禍。這可

見宗教的貢獻是非常大的，佛教在世間傳播開來，對這世間只有正面的影響，怎麼會說是使人消極呢？

4.三界五趣

「三界」指眾生所居住的地方，分成三種，我們前面也有提到：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

「欲界」就是有五欲的眾生，就是眼耳鼻舌身—五識，由於觸對妙色（色彩、形態、動作）、聲、香、味觸—這五種可意的境界，所引起的喜樂、希求，而後耽著不捨的欲。簡單的說就是有五欲的眾生，就是欲界的特性。五欲中較為強列的，就是男女的淫欲，淫欲若是按五欲的分類，應該是屬於"觸欲"的範疇，但也通於"色聲香"欲。這是欲界所特有的。

欲界包括了：人、欲界天，惡道中的餓鬼、傍生（畜生）、地獄，都屬於欲界。只是欲界的天人，淫欲是極為輕微的，在旁生也不是很大的問題，唯有在人間的男女欲是個大問題，對人們來說男女之間有多少歡笑就有多少的眼淚，愛味最深，過患也最重，所以佛法中重視五欲及淫欲，這是人類主要的欲事。

欲事的滿足，帶給我們快樂，但也帶給我們痛苦。而五欲稱為事欲，這是對於境界的愛著，對五塵的貪愛和追求，貪著物質境界的美好，如飲食要求滋味，形式貪求美觀，乃至男女的情愛，這都屬於境界愛。但這些身外之物追求的時候辛苦，得到的時候害怕失去，等到壽命終了又帶不了任何一件，你什麼時候真正快樂過呢？

"那麼我就不追求了"，難道這樣就不苦了嗎？甘於淡泊，不代表你會快樂，古人生活上淡泊，但精神上是富足的，所以他能夠快樂。能和欲愛保持距離，能昇華一些痛苦，距離真正的樂，還是很遙遠的很啊！因為欲愛雖然是我們欲界的特色，也是痛苦的來源，但它並不是生死的根本。簡單到刻薄的生活，並沒有帶給太子真理的喜樂，所以太子放棄苦行，靠自己覺悟世間的真相。

有愛就有苦，前面說的是欲界的欲愛。

經典上常說眾生有三種愛：欲愛、有愛、無有愛。欲愛，上面解釋過了。什麼是有愛呢？「有」就是存在的意思，每一個眾生都愛著自我，對生命自體有強烈的渴愛，就是對生存有無限的欲望，這欲望強烈到一期生命終了時，引生下一期生命的推動力，這就是有愛而來的「後有愛」。渴愛讓我們看不清事實的真相，所以才一再地引發生死流轉。

有些人看清了欲愛的真面目，原來五欲是為了取悅我們的，但到頭來確是被五欲繫縛住，不得自由，所以對五欲生起厭惡感。而自己的身心存在，也是痛苦的事，老病不時地威脅著，生命有什麼美妙的呢？印度一般的外道大都是這個想法，覺得生活苦惱，身心難以調治，所以企圖擺脫而求出離。

中國的老子，他說「吾有大患，為吾有身」。這就是「有愛」的變相，這種心情還是以愛為動力的，這樣的出世觀，稱為「無有愛」，就是神仙思想的來源。

有這種出離心的修行人，在精神上統一，加深厭離五欲的智慧，修行禪定，成功了以後，就是離欲的仙人了。命終之後將往生到色界天，更進一步厭患色界的煩惱，思惟粗色四大所造的色身是如病、如癱、如箭一樣，成功了，命終之後往生無色界天，無色界天的世界就沒有具體的物質，純粹是精神的存在。

三界之中都是眾生輪迴的處所，有愛就有苦，所以說『三界無安猶如火宅』。欲愛的苦，是世間一般的宗教哲學，乃至心理學探討的，而有愛、後有愛，那就是佛教不同於世間的地方。佛教的聖者—阿羅漢遠離這三種愛著，所以離三界而入涅槃界，這就不在三界之中了。不在三界，那是什麼地方？這樣子問，那是戲論。涅槃不是一個具體的事物，佛陀只用苦滅、煩惱滅來說明他。說聖者入涅槃後是存在還是不存在，那都是不正確的。

所以，佛法的修行是離欲愛、離有愛，也離無有愛的，所以是超越三界的。愛染是一切眾生的通性，這是不完善的，含有不可避免的痛苦，有不可彌補的缺

陷，所以佛法透視他、超越他。從無我無我所的智慧體察生命的實相，不但離有愛，也要離無有愛。這關鍵都在佛法不共的智慧，也就是無我、性空。沒有般若智慧，不能離有愛或無有愛，刻苦修行到頭來還是在三界輪迴中浮沉不已。

這就是：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這三種生命的形式，具體的區分，可分成五趣：地獄、餓鬼、傍生，這是三惡道，再來是善趣：人道、天道。天道就包括了欲界天、色界天、無色界天。也有說六道的，就是把人和天的阿修羅獨立出來。

5. 世界的生成

前面說了世界的成住壞空，現在講空劫以後，世界開始形成。佛經中講的世界的起源，包括了兩個部分：一、世界生成史，一是社會演進史。現在先說世界的生成。

世界的開始凝成時，先於「空輪」中發生「風輪」，由「風輪」而發生「水輪」，末了結成「金輪」。「輪」這個字，代表了世界的成立，這些地水風的元素是取圓形旋轉的運動。空輪，就是空間，空間中充滿構成世界的物質因素—地水火風的四大，還沒有形成物質。

從空輪起風輪，這個階段就是物質與空間的相對分化，就是說，在特定的空間中，有快速流動的物質形態出現。活動旋轉於空間中的物質，是氣體的，所以稱為風輪。

風輪——氣體的久久旋轉，出現水輪，這即是氣體的凝成液體，氣體與液體分化。運動中的液體，在大氣包圍中，所以說水輪依風輪。

液體的不斷運動，漸凝為固體——經中說『風吹水而結成沫』，這就是金輪。那時，水氣發散於金輪的四週，所以說金輪依水輪。

由於運動，地面有凹凸而成為海洋，雨水淹沒了大地的大部分。《起世經》中說：大風吹掘大地，漸漸深入，而後大海才聚在其中。可見海在地面，所說的金輪依水輪，不能解說為大地在海中。

這一世界——地球的成立過程，由氣體而液體，由液體而固體；以及現在的大地四周有水——水汽，水的四周有風——沒有水汽的空氣，風的四周有空，一圈圈的輪形世界，與近代人的解說，並沒有什麼嚴重的矛盾。

各位今天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，但這是在二千多年前，佛教徒的宇宙觀。比起中國的天圓地方，上帝創造萬物，盤古開天地、天人感應...這類的創世紀，還要貼近事實。

6. 人類社會的演進

前面說的是我們這個器世間的形成，接下來要講的是我們人類是哪來的呢？演化論說我們是猴子變成的，佛法怎麼說的呢？

經典裡說，人類是從光音天下來的，這個人類的起點，象徵我們崇尚光明、喜樂的傾向。

而近代的理論相信人是從猿猴演化而來的，這個論點把人類的基礎看做是原始而具有野性的。本能的衝動，這是人類的天性；而文明理性則是後天的，它帶給我們進步，但也與我們的本性相互衝突著。而佛教的起源說，暗示人性中具有天神的特質，在世俗的生活中慢慢褪色。

不可否認的，人類的性格中有野蠻而本能的一面，但也有崇尚美好、真理、良善的一面。信仰什麼樣人類的起源說，也會相應地認同：人性中非理性的本能，或是理想的超越的神性。你的信仰也就影響了你對人性的觀點，這樣的世界觀，造引導著你的行為和人格。

相信演化論的，那麼，我們去滿足自己動物性的本能，那就天經地義；但如果相信佛教的起源說，那麼視這種動物性本能是一種墮落而感到慚愧。舉一個例子，一個男人被抓到和小三在一起，他會說"這是所有男人都會犯的錯誤"，覺得理直氣壯，或是感到羞愧萬分；這個情感的來源，其實就是來自於我們的世界觀。

儘管各位可能不曾認真去思考過。但我們從小到大，早已從教育過程中，內

化了一套觀點。現代的科學主流是相信"人是從猿猴演化來的"，所以，也就是為什麼這個時代的小三很多的原因。

為什麼說"相信"呢？因為達爾文的說法嚴格地說是一種理論，並不是一種定理或定律，但現代人已經用"定理"的態度去接受它。

回到我們的主題，人是從光音天來的。

那時候的人類，無憂無慮，像在天界的生活一樣。經典上說初投生到人間來的眾生，「以喜為食，身放光明，遊戲天空，長享美妙」，這時候的世間只有一片茫昧的大水，日月難分，也沒有星辰，沒有晝夜，沒有月旬，沒有歲季，也沒有男女，也沒有種族的差別。

後來世間的大地顯現，露出於大海之上。大地長出一種地肥（樂土），人吃了以後身上光明退失，這時候日月、星辰、晝夜、歲季才出現。

人們繼續以樂土為食，經過很久，身體越來越粗糙。人們本來的身體是精妙的四大組成，現在是粗陋的四大。所以膚色就有了差別，有些人淡，有些人顏色深；這時就有美醜的觀念。美麗的人瞧不起醜陋的人，由於這種驕傲自大，結果樂土消失了。

後來地面上出現了一些菌類，味道也很可口，跟樂土差不多。人們就靠它過日子，又經過很長的時間。當人們吃菌度日時，身體又變得更粗糙了，顏色就更雜了，於是生得美的人們更加驕傲自大，直到菌菇消失。

後來又出現一種藤類攀爬植物，味道也很美。同樣過程又繼續一遍，然後藤類也消失了。

最後出現稻禾，但跟現在不一樣，那時候的人只管收穫，不用耕耘的。而且不用去糠，長出來的稻直接就是米仁。把稻子割下就可以煮，粒粒馨香。而且割下來的稻子，早上割，下午它就長回去了。所以當時候的人很幸福，不耕而食。沒有人需要去囤積糧食，隨時隨地都有。但是，吃了穀米之後，人類的身體就更

加粗糙了，膚色和形象差異就更大了。這個時候本來是一類的眾生，開始有了男女的分別，男人就顯出男人的特徵，女人就顯出女人的形象，也就是這樣人類開始有男女的淫欲。

這時候沒有婚嫁，男女的欲事普遍被認為是不清淨的行為，所以被撞見行淫的男女，都會被其他人丟泥巴、丟塵土。聽說現代有些國家還有這種傳統，當新娘牽出時，大家投泥投灰投牛糞，這反映了古老的傳統，但他們並不知道這個習俗的起源和意義。

有男女欲事，而且越來越放縱，所以人們就到私密的屋舍裡頭進行，於是就有了家庭組織，建造起粗陋的房舍。這時候人倫觀念慢慢地建立起來，原本來認為惡劣（淫欲）的行為，到此時就普遍接受，認為是合法的行為了。

現代人將淫欲視為是自然的一部分（因為人是猴子變的），所以提倡性解放。而傳統的基督教也是把性視為是不潔的。一個開放，一個保守，人們對性截然不同的價值觀，其實就來自於他們所信仰的宇宙觀。

後來，人們的採食習慣也發生了變化。有的人覺得我每餐都要去割稻，那多麻煩，不如割一次吃一天，不是很好嗎？後來這一個辦法傳播開了，而且還發揚光大，這時候人們收稻一次就能足夠一周的糧食。當人們開始囤積糧食的習慣時，環境也開始發生變化，本來沒有糠皮的稻米，現在長出糠皮來，米粒就藏在裡面。而且割完之後，稻子就不再重新長回來。所以，人們就開始發展技術，去播種、種植、收割，食物不再是那樣的自然。有了生產，就有了地權，建立阡陌經界。

基本上人類的財產權觀念現在有了，有了財產，那就有了盜賊了。有一類惡劣的眾生就專門去侵奪別人的生產。剛開始的盜賊不傷人，只是"不與而取"，被人發現了以後，大眾抓住他，告誡他不能夠再這樣。盜賊馬上就同意了，答應不再作這樣的事。但是他卻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偷取別人的生產，群眾又抓住他，不

再那麼溫和，責罵他、毆打他，拿石頭砸他。這個時候人類生活中，暴力就產生了，責備、謊言、動武、暴力，成為人類生活的一部分。

混亂開始在人類的社會中漫延，這時候群眾們就開一次里民大會，討論他們中間已出現一些壞的事情，有人建議："選舉一人出來，專門懲治、預防這些破壞社會秩序的事情，我們供給他一份糧食"。

這時，大家選出一個形貌最好，最莊嚴偉岸，能夠代表法律威嚴（善良、正義、傳統價值觀）的人出來，為群眾維護秩序，這人就稱為"大選君"。大選君就是古代的帝王，他是部落的共主，以善法來取悅人民，所以就成為人們尊敬的帝王。

佛教描述人類的貴族原來是這樣產生的，不是像古代的封建專制的君主說的那樣，君權是神授的。佛教講，君權是群眾授與的。

我們回顧經典上說的人類文明發展史，感覺到很奇怪，為什麼現代民主制的發祥地不在印度，也不在中國，不在這些佛教國家，反而是在基督教文明的國家產生。我們信仰君權神授的時間太長了，直到清末，皇帝的公告還寫著"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"，自詡為上國天朝的儒家政權還感覺不出自己在制度、思想上的落後，直到甲午一戰，日本的君主立憲，和中國的洋務運動，立分高下。日本人意識到東方落後的不只是工業技術，還有制度、思想；中國還醉心於儒家傳統建立的祖制，以為"師夷長技以制夷"，只須學外國人的技術就夠了。甲午戰敗，才徹底敲醒沉睡在舊時代的中國，所以才有百日維新與近代中國的建立。為什麼沒有民主意識的發展呢？根源還是在思想，還是在宇宙觀。

佛教的社會文明發展觀點，給予不同民族，不同膚色，不同形態、性別的人類，一個共同的根源和起點。相較於印度當時的種姓說，就給與人們先天上的區別，階級歧視還認為理所當然。

現在人類社會，法律上是人人平等，但事實上各種階級的偏見還是普遍地存

在。為什麼會有這種優越感？現代人的優越感，除了印度還相信梵天創生說，大部分的人受近代演化論的影響，他們相信"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"的道理，強者就是優越者，窮人是生存競爭中的"不適者"，不應予以幫助；在生存競爭中，財富是成功的標誌。這個說法為社會不平等、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正名，把本質殘忍的事情，說得天經地義。

現代的資本社會的經濟發展，多少還是脫胎於演化論，雖然人們很少這麼大方地談論，但骨子裡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，為他們提供一種與眾不同的優越感。而在近五十年來，這種優越感還透過媒體教育給大眾，所以我們看到二個時代不同的價值觀，現代的人崇拜CEO、資本家，那些能賺錢的。過去，好比前面講到的戊戌六君子，那是前一代人崇拜的偶像。崇拜的人物形相不同，我們就可以看得出價值觀的差別。還有，什麼樣的哲學思想，是人們信奉的，就是"達爾文主義"。

現代人相信競爭帶來發展和進步，但在佛教的看法中，優越感和歧視，是人類處境每況愈下的根源，這個古老的觀點，值得我們現代人深思。

前面說過，我們現在處於減劫的時候，所以，佛陀稱我們現在的世間為五濁惡世，屬於穢土。在介紹三千大千世界的時候，我們知道這世界存在著不同文明的人間，有莊嚴清淨的世界，也有像我們一樣的五濁惡世。但世間不是一成不變的，器世間是成住壞空地交替，人類的文明也是由興而衰，由衰而興的。我們這個世界雖是五濁惡世，但又可能成為莊嚴的。

世界的進展到清淨，或退墮到穢惡，這都是有情的共業所造成；是過去的業力所感，也是現生的行業所成。

業不是離開我們過去、現在行為以外的什麼東西，業就是我們行為的後果，這個結果不一定馬上實現，在總在潛移默化，等待時機成熟，總是會酬報一個結果。興衰的變化，離不開我們的共業，也就是離不開我們的行為。

二、佛教的人生觀

1. 有情的身心

前面談的是宇宙觀，而人類（有情）又是怎麼回事呢？佛教認為有情是色心平等和合相應的存在者，不能偏重於物質或精神。現代人容易把人類看成是蛋白質，或是炭水化合物的組合。那麼精神上的修養，道德那就是次要的了。這是現代的看法，而古典的傳統把道德視為人的主體，例如：孟子區別人和禽獸的分別，在於仁義道德，把人性的定義偏重在抽象的概念上。這種絕對的道德觀念，發展到後來就變成只重虛禮的形式，甚至變成禮教吃人；滿口仁義道德，卻是衣冠禽獸。就像是儒林外史中描繪的社會百態：「國家天天掛著孔、孟的招牌，其實不許人說孔、孟的話，也不要人實行孔、孟的教訓，只要人念八股文，做試帖詩；其餘的都可以不講究，講究了又『那個給你官做？』」

表面上高唱道德，所以現實中的黑暗、墮落的那一面，"只做不說"，成為道德至上社會的默契，不懂社會潛規則的還被笑話，說這人迂腐。偷雞摸狗的事被揭發、攤在陽光下了，就攤攤手說"這是歷史共業"。社會上不都是這麼一回事嗎？

依佛教說，什麼是有情呢？佛教的說法，有情只是五類元素的聚合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這五種元素，是採認識論的角度來分析有情。識，這就是認識的主體。和笛卡爾說的"我思故我在"，認識的主體是"我"，有不同的意義。笛卡爾說的是思考者，是一個人的主體；佛教的識，是相對於色受想行，這些認識對像而說的。

識所認識的對象，就是：受、想、行。色就是物質，佔有空間，具有質量的東西。這是我們認識的第一種對象。以下三種認識對象，那就是屬於精神上的事物。

一、受蘊：受就是「領納」的意思，你能領略境界，而受納於心，帶有情緒反應的，就叫做「受」。我們透過感覺器官去認識外境的時候，適合自己身心的，

就引起喜悅的感覺，這是「樂受」。相反，如果是不合意的，就感到痛苦或憂愁，這就是「苦受」。還有不引起特別的情緒的，就稱為「不苦不樂受」。這是一類精神領域的認識對象。

二、想蘊：想就是認識作用，我們用感官接觸外境，認識到自己看見的是什麼東西，這是將外境抽象概念化，我們知道自己看見了什麼，而且可以把認識的經驗用語言傳遞給他人。這是精神領域的作用。

三、行蘊：就是人類的意志作用，我們對境界引生內心的感受、認識後，經過心思的審慮、決斷，發出相應的行為。

這三者，相當於現代心理學講的感情、知識、意志。這就是生命的全部。

但其他的科學宗教不這麼看。科學幾乎都是唯物論者，他們研究的是物質上的人。

而宗教上則相信除了物質和精神外，還有靈魂的存在。而靈魂才是人的主體。你到上帝面前接受審判的，就是這個東西。傳統民間信仰中，到閻王前受審的是它，走奈何橋、喝孟婆湯、投胎轉世的，還是它。這是有情身心中不變的主體。在佛教上是不承認有這樣的東西存在。

從佛陀的慧眼觀察起來，僅是情識的能知、所知，僅是物質與精神的總和；離此經驗的能所心物的相依共存活動，沒有有情的實體可得。

【投影片】自我？

但我們對於"我"這個概念，產生強烈的愛著，這就是前面說的"有愛"。因為有這種有愛，所以有欲愛，有情在境界上貪著：貪著色，物質上，或在情緒上、認識上、意志上起貪著，執我我所，所以繫縛而流轉生死。

五蘊就是眾生的一切了，沒有所謂的"我"。這就是佛法中介紹的有情。但我們身心在無常中流變，眾生從出生，就不斷地成長，趨向老，趨向於死亡，這是一個不停變動的過程，哪裡有一個不變的生命主體，能稱為"我"，或是"靈魂"的

呢？

2.有情的生死

不只是宗教、哲學上說的這種真我、神我、靈魂，有情不須要別人講一套理論，在我們直覺中，就有這種不變的主體。儘管我們的身心不斷地變化，但我們總覺得自己還是那個自己。這種自我感，我們對它愛樂不捨，前面我們介紹欲界時已經說過，它就是有愛和後有愛的根源。

因為對於生命無限的渴求為動力，在眾生沒有離愛染（有愛、後有愛、無有愛）之前，他是不會停止這種執取的。但如果你接受了佛陀的觀點，以理智來觀察自己身心之中，是不是真存在這種不變異、主宰身心的自我、靈魂、神我，充份觀察成就無我無我所的智慧，才能對治這種妄執。

但如果我們不曾聽聞、思惟佛法，不曾知道四諦、緣起的道理，我們是無從扭轉這種錯誤的執見的。

這種執取沒有智慧對治的情形下，當生命結束時，這種對於生命的渴求會強烈的生起。所以我們對死亡充滿恐懼，在命終後，捨棄了這一世的身心，立刻又重新執取另一身心，這時候，入胎的識（認識主體）執取父精母血，赤白二滯為自體。這就如同獼猴跳樹，放了這一枝，馬上抓住另一枝。由於有識的執持、愛著，這個胚胎就有了生命，成為身心統一而靈活的個體，我們下一生的生命就此展開。這種深刻永久生存的欲，這是難以對治，上至天人，下至蟲蟻，無不是受這種欲愛的支配，從而生生不息，輪迴不已。

有情的生死，就是這麼一回事。

3.流轉與業力

這生生不已的輪迴，投生到哪個處所，佛法主張：這完全是依著業力來決定的。業又怎麼來的呢？人依欲而成，因欲而有意向，因意向而有業，因業而有果。

人因為有「有愛」，所以追求種種「欲愛」，來滋養自體。業力就是以情愛

(有愛)為本的思心所，思心所就是一種意志，由此引發的一切活動，佛法稱為「行」，發出的行為會引起一種勢用，或是力量，這就是「業力」。

在不斷的身心活動中，有無數的業力增長或消滅。這些業力，由於性質不同，所以會形成一個系列一個系列的類別，就是我們說的五趣果報。所以我們造作的行為，就有：人業、天業、地獄業、畜生業、餓鬼業。由於這種業力規定了生命的形態，你是人、鬼、傍生或是天人，完全取決你的業力，而業力來自於你的行為。不是你的風水、床位...。肯定行業而有果報，你就不會迷信其他的自然力，這就是業力說的價值。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。

從前及現生所造的業力中，由於「後有愛」的熏發，有佔有優勢的另一系類業，起來重新發展，和合新的身心，成為又一有情。有情的生死相續，是這樣的一生一生延續不已。

業力決定投生的處所，造作善業的果報就是在人天的善趣，惡業，就報在惡趣的果報，像地獄、傍生、餓鬼。眾生從無始以來，就隨著業力的善惡，常在這五趣中流轉，一生一生的延續不已，不斷地上升或下墜，轉來轉去，總之不出這五趣的範圍。

我們檢討自己一生的行為，很少人是絕對的善，也很少是絕對的惡。大多數的人是善惡交參的，既有人天的業力，也有三途的業力，那麼自己會往生到哪一道呢？投生的處所有三種力量來決定：

1. 隨重：作重大的善業；或造作重大的惡業，如五無間業等。業力非常強大，無論意識到，或者沒有意識到，重業一直佔有優越的地位。一到臨命終時，或見地獄，或見天堂，那就是『業相現前』，是上升或下墜的徵兆。譬如一個人修禪定成功了，這就是重業，不管你怎麼死去，死得再怎麼慘，但因為重業的關係，你任運地會投生到禪天去。其他欲界天也一樣。譬如像辛德勒的名單，救了許多人的性命，那也是一種重業，天的果報一定先於其他的果報成熟。

2.隨習：既沒有重惡，也沒有大善，平平的過了一生。在這一一生中，雖無顯著的重業，但所作的善惡業，在不斷的造作狀態下，對於某類善業或惡業，養成一種習慣性，這也就很有力量了。到了臨命終時，那種慣習了的業力，自然起用而決定招感來生的果報。譬如我們常常念佛，養成向佛的善習，即使失去正念而死，還是會上升的。就好像，大樹傾向東南而長大的，一旦鋸斷了，自然會向東南倒的。所以止惡行善，能造作重大的善業，當然很好，但這是需要機緣的，有這份心不一定有這樣的機會，遇上了也不一定有行善的勇氣。所以，最要緊的，還是平時修行，養成善業的習性，臨終自然會因業力而向上。

3.隨憶念：生前沒有重善大惡，也不曾造作習慣性的善惡業，到臨命終時，恍恍惚惚，到底會往哪去呢？這時候，如果忽然憶念善行，就會引發善業而感得上升人天的果報。如忽然憶念生前的惡行，就能引發惡業而墮落。對於這類的人，臨命終時的憶念就非常重要。所以當人臨終時，最好能為他說法，為他念佛，說起他生前的善行，讓他憶念善行，引發善業來感果。淨土宗的臨終助念，也就是這一道理，不過，這是隨憶念的，如隨重，隨習的眾生，到臨命終時，業力最大——如重業與習業是惡的，那就很難使他憶念三寶，或他自己布施、持戒的功德。學佛修行，到底還是平時要緊！

所以說，業力說關係自己此生的行為，不是其他上帝的救贖，聖母的超度。佛教也有類似的說法，但那都是方便說，主要表達的是對先人的追思，和希望他們投生到善趣的願望。這種期盼是對亡者的追念，但如果視為是事實，那就失去佛法的真義了。生死的歸趣究竟還是引導你關注此生行為的善惡。

業力決定了投生到哪一道去，也決定你現世的果報。有些事確不是出自於自己此生的行為的力量：出生時無法選擇父母、兄弟姊妹，無法選擇國家、出生地，更無法決定美醜、貧富、貴賤（這是醫美技術發展以前）；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於過去的業力。

如果你以為世間的一切，無不由生前業力的招感，那是宿命論，不是佛法的

業力說。宿命論對於現生行為的價值，完全抹煞。佛法雖也說由前生行為的好壞，影響今生的苦樂果報，但更重視現生的因緣力。譬如說，你今天肚子疼，到底是前輩子你打了人家的肚子，還是你剛剛亂吃東西呢？如果可以說是前生造定的，那末強盜無理劫奪來的財物，也應該說是前生造的了。新聞中的受害者，就是為前世的惡行還債，那麼，我們是不是不應該處罰殺他的人了呢？

佛法的正確業果觀念，是徹底反對這種抹煞現生行為，而專講命定的。佛法與宿命論的不同，就在重視現生努力與否。

佛在世時，有一天看見一個老乞丐，佛對諸比丘說："如果這個老人年輕的時候出家，能得阿羅漢果；若不出家，在社會上肯定努力，也是一個富翁。但是這個人懶惰懈怠，結果一無所成，只好做了乞丐了。"

世間上的百態，人生的浮沉，有時候很難說，有宿世的業報，有今生的造作，也有人類社會的共業。業果是很複雜而難辨的，只有佛陀才能完全通達。佛陀雖然說三世業報，但還是重於今生的努力，否則為什麼鼓勵弟子們精進呢？

在古老的教典中，佛陀很少去提到業報，但在後來弟子結集的經典中，"宿世業報"這樣的內容就大量的出現。這是過去佛弟子對"命運"的看法，不一定就是說所有的現象都是來自於過去，這也不一定能充分代表佛意。但在某些經典中大量出現，也就讓人覺得佛教重視過去的業力。

這個錯誤的看法也造成了副作用。在過去的社會存在著農奴這個階層，農奴要接受君主、地主的攀剝，生活地很苦，能吃飽就算不錯的了。秋收不理想，來年春天就得鬧春荒，沒種子播種，就得跟地主借。一借可不得了，三代都還不完。

農奴很絕望，到寺廟中找比丘，問他："為什麼他這麼苦呢？"比丘告訴他"這是你的業力"。像這種說法就是宿命論，不是佛教的緣起論。

在前面我們說到人類社會的演進就知道，這是大選君之後的君主專制，才發展到這樣的社會分工制度。這個制度在16世紀後陸續地消失，消失不是神秘的

業力，而是人類共業的創作。譬如：法國大革命，或者不流血的光榮革命，有這樣的因緣，社會有了新的思想，並且用法律的手段來保證它，社會就改變了。

農奴的解放，來自於人們思想、制度的改變，反推之，農奴的苦難，也是來自於制度與思想的偏見而來，不是農奴本身的業力。如果你歸因成農奴自身的業力，那他的苦難就必須自己負責，而不是這個社會制度須要負責。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，宿命論對人類發展的破壞力。這個觀念在我們這個時代好理解，但在人類近代文明的革命思潮以前，人們是不容易意識到這些的。

4. 生死的根本

有情的生命就是這樣生生不息，造成這種生死不已的根本，到底是什麼。前面我們談到了我見、我愛（有愛、後有愛），現在再綜合的說明一下。

簡單地說眾生有煩惱，所以才造生死之業。煩惱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？佛說四種煩惱：愛、見、慢、無明。這四煩惱本質上不是惡的，而是無記性（沒有所謂的善惡屬性），但卻是微細而普遍的，在我們還沒有證真理，斷煩惱前，這四煩惱是一直沒有離開過的。

本來沒有我（常住不變自在）的，看作有我，名我癡。由於自我的錯覺，因而執為確有的，名我見，這是一種認識上的錯誤。由於執有自我，而對自我有妄自尊大感，名我慢。不但妄自尊大，而且愛戀此自我，名我愛。一切眾生自我中心的活動，就在這種內在的煩惱特性下開展起來，這是行動上的錯誤。

我們考察經論上所說，這四煩惱其實是圍繞著我見展開。什麼是我見呢？

我見，即人人於自己的身心，有意無意的直覺到自我。強烈的自我感為中心，於是乎發為一切顛倒的思想與行為。

這稱為"自我"、"神我"、"靈魂"的概念，在釋尊時代的印度，有各式各樣的名稱，有各式各樣的推想，成為印度文化中的核心論題。而佛陀以理智否認這些"我見"，由此大徹大悟，而成為無上正覺者。

佛陀時代的宗教，有認為"我"，是屬於精神性的東西，本質上是妙樂、智慧的，這是真正的我，而不是會變化、會老病，苦惱的五蘊。這個真我是一種神性，與宇宙的本質是同一回事，這就是印度哲學論點的基調。認識真我，就是解脫痛苦的辦法。

另外，還有一派順世論者，他們以為我就是身，身體為無常的，可壞的，所以我也就一死完事，無所謂後世。這就是斷滅論，多數現代科學唯物觀的學者，大多是採這個觀點。

佛陀對有情的看法，不同於這些觀點。主張有情就是身心和合的假名，決無離身心的我或命者、靈魂、神我。當你觀察有情只是諸蘊和合，確認一切是無常的、苦的，沒有真我、神我，從念念無常的相續中，身心展轉相依中，沒有獨存自體，無我無我所，有情只是一種假名的存在。

生命是諸蘊和合，種種條件的長養，適當的飲食，社會條件等等，生命才得以延續，有情是"假名"的，沒有絕對的不變性、獨存性、實有的我。什麼是實有呢，就是常恆住、不變異、獨存性；在你的身心當中，有沒有具備這種性質的元素呢？沒有。

你想想，我們從小到大，生理上是不停地在改變，青少年的時候長高長壯；到了老年，腰板是一天一天彎，總是不停地在變化。你說身體變了，但我還是那個我，指的是精神上的我。

但你仔細分析，前面說，佛陀用五蘊來描述我們的生命，色法（物質）是不停地變化，這你同意。精神上作用，就是受想行識。感受是隨著外境變化而變化，不但沒有常恆性，也沒有獨存性。想蘊，是理智概念的活動，會隨著學習知識而增長。行蘊，意志性的活動，小時候的志願，和長大以後的志願，還會是相同的嗎？這些都沒有常恆性和獨存性。而識蘊呢？識蘊是精神的統和，我們的精神作用就是能認識，能看、能聽、能嚐、能聞、能受、想、行，我們的了別心是非常

複雜的。我們精神的統覺作用，就稱為識，識是種種認識的統合，所以不是獨存、單一的，時時變化，所以也不是常住的。

所以，我們的身心五蘊都是無常的、都是依著因緣、沒有獨存性；所謂的"我"，只是具有相對安定性的個體——世俗假我。佛教的智慧，眾生難以體會，我們在語言中，在直覺中，那個主宰身心，常恆不變的自我，只是一個概念而已，在佛教的名詞叫做「假名安立」、「假施設」。這是生命的緣起觀，無我無常的緣起觀。在澄清的定心之下，作這樣的觀察，於是佛陀在菩提樹下覺悟真理。

經中說：無明及愛，為生死的父母（因）。無明為本；我我所見為本。就好像人陷身在棘藤遍布的深草叢中，眼目又被布蒙蔽了，怎麼也不得出來。眼目被蒙蔽了，如無明。棘藤草叢的障礙，如愛，是強烈的情感。解脫生死，主要是智慧的力量。而無明就是『愚於無我』，不知無我我所，而執有自我，執著我所的一切。就這樣地惑業苦，生死才流轉不息。

5.生死的解脫

解除眾生的生死苦迫，佛法並不著重到外界去改善。社會的改善固然可以相對地解決一些問題，卻不能解決生死的根本問題。也不從這個色身去努力，如外道的修精練氣，求長生不老那樣。因為有生必有滅，長生與永生，不過是眾生的顛倒妄想。雖然苦報是業力所感的，但問題卻是煩惱（煩惱：愛、見、慢、無明）。有了煩惱，就會發業，潤生；如斷了煩惱，即使有無量業種，也就乾枯而不再發生作用。所以佛肯定地指出：要滅除生死大苦，應該滅於惑——煩惱。

前面說煩惱的根本是：愛、見。一個是理智上的錯誤，一是情感、行為上的錯誤。從修學佛法來說，應該先通達無我，得到無我真智的契證。然後從日常生活中，不斷的銷除染愛。等到圓滿時，煩惱就完全解除了，這時候，不論是知見、或是行為、或是情感，都不再受煩惱的繫縛，而且把煩惱徹底的去除了。

我見、我愛除滅，就能現證涅槃的寂滅。所謂的「現證」這是一種親切的直

觀體驗。所體驗到的，佛陀稱為「寂滅」，指的就是煩惱的息滅。這好像從火宅中逃出來，領略到安全與清涼；也像從煩囂鬥爭中出來，享受到和諧而平靜的境地一樣。

聖者得到涅槃的經驗後，生死的大樹，因得不到煩惱的灌溉和支持，就會慢慢枯竭。等到成就阿羅漢果，最後一生的果報結束之後。沒有後有愛的滋潤，這一生的五蘊身結束後，便不在感得生死的果報，入於無餘涅槃。這是凡夫所不知的境界，諸梵天的仙人，都不能知道的境界。

想要從火宅一般的生死中離開，必須依循佛陀開示的道路，凡是成就聖果的，無一不是依循這樣的道路而來。這道路就是「八正道」，簡單地說就是三增上學：戒定慧。這就是各位要在未來的生命裡，努力地從經教的開示中，慢慢學習的功課。